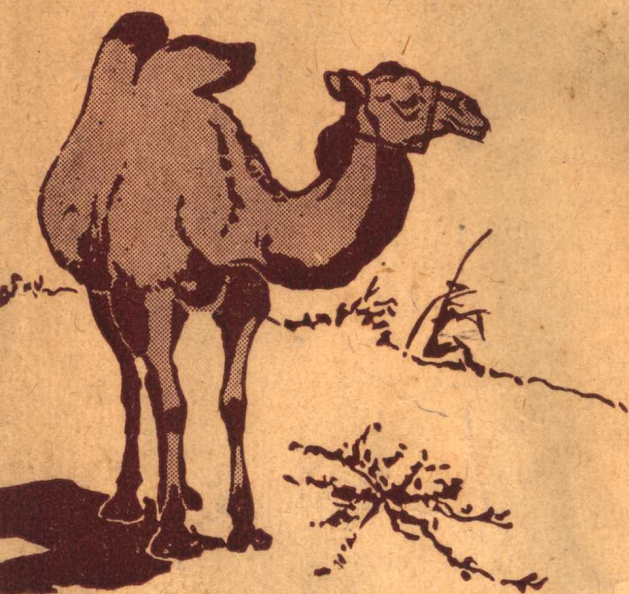


基斯坦印象

洛伊重譯

國際知識小叢書



巴斯基坦印象

洛伊重譯

蘿絲波洛苛菲娃著

830(2)  
4423

---

書叢小識知際國

# 象印坦斯基巴

譯娃菲苛洛皮絲蘿

譯 重 伊 洛

—4—

行印衣真光六

號三街部刑舊單西京北      號八二三路中南河海上

---

總 000154 36K 88P. ¥4,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大華印刷廠承印

上海造 0001-4000 冊

人民日報出版

代表人 陸夢生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

• 發行者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各地 聯營書店 三聯書店 新華書店 經售

慰勞中朝戰士，

救濟朝鮮難民！



# 目錄

|                 |    |
|-----------------|----|
| 一、前言.....       | 一  |
| 二、過阿富汗斯坦.....   | 六  |
| 三、到拉合爾路上.....   | 一二 |
| 四、進步作家大會.....   | 一六 |
| 五、在拉合爾.....     | 二三 |
| 六、拉合爾之會.....    | 三〇 |
| 七、巴基斯坦的首都.....  | 三九 |
| 八、喀拉齊幾次聚會.....  | 四九 |
| 九、喀拉齊惜別的一晚..... | 五三 |
| 十、再到阿富汗斯坦.....  | 六三 |

## 前言

A·梭福倫諾夫

巴基斯坦內政及情報部大臣沙赫布丁不久前曾在選民大會上宣佈：「巴基斯坦比任何別的國家享受了更廣大的公民自由。」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接受了巴基斯坦進步作家協會邀請，前往巴基斯坦訪問的蘇聯作家代表們却在巴基斯坦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是的，一個人無論如何不會附和那位大臣的話的。

譬如，我們知道，在巴基斯坦進步作家舉行大會之後數月中，對作家們和進步知識份子的壓迫及警察的迫害是增加着；一九五〇年一月阿波杜拉麻里克，他是進步作家協會祕書之一，被捕了，並且囚進了拉合爾堡壘，失業職工會主席巴格阿里，和西北鐵路工人職工會祕書莫汗默德阿斯拉穆也同樣被關了

進去。以後警察逮捕了有名的巴基斯坦作家伊布雷希姆達吉里斯，民權同盟秘書拉鐵夫阿富汗尼，和民主學生聯盟盟員南木阿什雷夫麻里克。

巴基斯坦政府禁止公務人員參加進步作家協會的活動，協會被政府宣佈爲一個政治組織。賽爾哈德等幾個報的編輯們被逮捕起來，在拉合爾的共產黨和職工會機關被襲擊，又搗毀了發售進步作家著作的人民出版社。警察現在正注視着共產黨的報紙席雅塞那麻哈(Siyasat Namah)，共產黨正以牠來代替被封了的報紙塞茲伊諾(Saz-e Now)。

另外對農民的迫害也照樣加增着。

直到今天，按照古老的英國法律——『印度刑法』的第一百一十條，任何一個無職業或沒有可觀收入的人，是可以隨便逮捕的，牠直到現在在巴基斯坦依然有效。在這樣法律下，一個地主可以把任何一個農民認爲因『無業』的怨恨而反抗自己，使他被捕。

按照這條法律，被逮捕的『無業者』可關在監所中十二個月，無權申訴。散德（Sind）省農民委員會首領之一的烏拉木莫汗默德就是如此被處治的，逮捕他的警官給他上了鐐，腰間結上一根粗繩子，牽着他在幾個村鎮上遊街，爲的是警戒農民。

阿波杜爾哈里克，塞德省農委會書記，寫給報紙一個聲明說：省政府最近變動的結果，地主佔了比從來都大的勢力，警察恐怖有增無已。農民們長年勞苦，向地主每年貢獻出三分之二的糧食，現在却被警察逐出了他們的家。有的地主燒了農民的茅舍，強迫他們去覓別的工作，另顧更賤的奴隸來代替。

散德省最大的地主之一的烏拉木阿里塔爾普萊，他也是省府的一員，他的地在離海德拉拔城（Hyderabad）不遠的地方。爲了向那些曾經公開反抗他的農民們『清算』，他竟造出了假狀子控告審問並逮捕了他們。

這些算是一點點對巴基斯坦內政及情報部大臣的聲明的修正。

這就是巴基斯坦這個八千萬人受着英帝國主義壓迫的苦難，大門向美帝國主義敞開，祇有饑餓和貧窮的國家內『自由』的意義。

我們在巴基斯坦許多見聞深銘於我們的記憶中，我們將永遠記得巴基斯坦進步作家協會祕書長阿哈瑪德奈達姆奎斯密，那個沉靜勇敢的人，和他在一九五〇年一月末回答政府宣佈進協為政治團體和禁止公務員參加時說的話：

『巴基斯坦進步作家協會在一九三六年成立，牠對文學的主張一如從前，在十四年之後，政府一旦宣佈牠是一個政治組織，真是奇怪極了。』

奎斯密說：『巴基斯坦的統治者們恐懼民主和革命的文學觀點發展。巴基斯坦進步作家協會純粹是一個文學組織，牠將無畏地担當起喚醒巴基斯坦工人羣衆的責任，並且將繼續為巴基斯坦成為一個自由人民的國家，條條大路通向藝術文化的國家而戰鬥。』

我們在巴基斯坦結識了許多蘇聯人民的朋友。

我們見了優秀的演說家和宣傳家阿波杜拉麻里克，現在他是關進了拉合爾堡壘的厚石牆里了，這個監牢正毀滅着巴基斯坦的進步人士。我們忘不掉這位沉靜的忠誠的閃着黑眼睛的人。

我們須對巴基斯坦內政及情報部大臣的聲明作些修正，並且要給這個國家的內部情況作一個更嚴密的說明。

## 過阿富汗斯坦

從莫斯科到巴基斯坦要經過塔什干(Tashkent)和卡布爾(Kabul)。塔什干的樹木猶伶仃着黃紅的葉子，熙攘的街道和那可愛的南瓦(Nava'i)劇院，深印入我們的記憶中。這大城沸騰着生活和活動，有很多工廠，戲院和大學，高聳的建築有着修長而圓的窗，砌飾的街道，響着共青青年和兒童隊員們的愉快歌聲。這就是我們要首途往卡布爾去，臨離塔什干機場帶走的最後印象。

下望可見阿姆達理雅(Amu-Darya)河的廣漠曲線，另一邊就是阿富汗斯坦了。天氣是晴朗的，日麗風和。興都庫什山脈的許多雪峯遠遠可見。高大年青飛行員們警告我們，當飛過這些山時，要用氧氣面罩。

我們飄過阿姆達理雅進入了阿富汗的土地。在我們身下橫亘着沙漠，廣

闊的一片蓋滿了巨大的活動無定的沙丘，牠們那枯燥的面孔從上面可以一望無餘。這裏完全缺乏任何生命，當我們從塔什干向邊境飛來，一路見了那麼些棉花田、菓樹園、村莊，來往奔馳着車輛的道路以及深藍色的飄帶似的鐵軌之後，我們就更是驚詫了。此地除了沙就是灌木叢一無別物。

我們的機車終於爬上並且橫渡了山脈。

似乎我們爬行在雪蓋着的岩石的巨大堆壘中間，在牠們的混亂中呈顯着無比的單調。不久最後的山峯也落在我們身後，卡布爾盆地展現在面前，看起來像一床綴滿了五色精巧方塊和長方形花樣的被褥一般。整個的景色塗上了深濃的紅棕一片。在阿富汗土地上籠照着一片濃厚的沙塵。

我們的機車觸地而下，滾過黃色的場地停在一個站前面。幾分鐘之後我們就馳驟在卡布爾的沙塵路上了。當我們的車子停在十字路口，我們看到了那些古銅色皮膚，高大的，鬍鬚滿面穿着破爛的人。

這是我們的阿富汗斯坦第一印象。車子馳出卡布爾，在一個加油站前停了幾分鐘，在車夫忙着加油時，我同一個扎着污穢灰布頭帕的老人談起來。我們的一位代表塔吉可（Tajik）詩人陶爾珊滋第，他能說漂亮的波斯語，充當了我們的翻譯。在這老人旁邊站着一個美好的青年，他因為不知道自己多大竟不能告訴我們他的年紀。我們問老人要向什麼地方去。

「到扎拉拉巴德去，」他回答。

「跑路麼？」

「跑路。」

從卡布爾到扎拉拉巴德（Jalalabad）一百八十里。但是老人拿不出汽車費。我們問他在卡布爾做什麼。他說「工作」，然後他又反問我們一個問題，他想知道陶爾珊滋第有沒有夠吃到春天最後一次的麵包呢？

當陶爾珊滋第再三保證他足有那麼多時，老人深嘆一聲。冬天要來了，而

他尙沒有夠過冬的麵包。

我們早就受到警告在路上要小心，因為在阿富汗斯坦霍亂、鼠疫和傷寒的流行是極普遍的。我們親眼看到人們在沿路灌溉溝壕中間洗着澡，又從裏面汲取飲水，駱駝、羊、驢子和人在同一溝壕中取飲。

到扎拉拉巴德去的路要經過拉頭般德(Latoband)山隘。一路行來，無盡的駱駝隊和驢子隊全載着灌木柴往卡布爾市場去。赤足，襤褸的人們走在駱駝旁邊。婦人們的面孔全以厚紗包藏着。

穿過山隘，我們進入一個峽谷，中間洶湧着卡布爾河的洪流。我們駛過路旁的柴可汗那(Chaikhana客店)，許多高大的阿富汗人以東方人的姿勢蹲在火堆旁，從峽谷我們又鑽上一道岩石路，馬上我們迂曲的跑起來。車夫告訴說三個月前一場大雨冲走了不少路基，冲毀了橋樑。至今還未動工修築。

在沿路幾點上許多裝了穀物的銅桶和木箱攔住了去路。纏着淡藍頭帕，把

來復槍背在肩頭的兵，阻住所有開往卡布爾去的卡車和車子，來替他們裝運穀物，這我們明白，是解決運輸力缺乏的有力的辦法。

在扎拉拉巴德一家半歐化的旅館中過了一夜，我們又往邊境出發。在離開扎拉拉巴德時，我們遇到了一隊新徵來的兵，全是囚首垢面、赤着足、癆着肚子，這批阿富汗青人蹣跚走過，掙扎在他們的襤褸衣衫中。路旁一片空場上一羣穿着粗麻布制服的兵士正進行着簡單的軍事技術訓練。

扎拉拉巴德城居民擁擠，各色的水菓攤堆滿了香蕉和葡萄，肉架上全聚滿了蒼蠅，汽油加油站旁邊哄起一片吵叫和爭鬧，駱駝隊一眼無邊。

扎拉拉巴德城外數里處就是沙漠了。牠橫亘着，烤在那熾烈的炎日下，到處的石頭儼然燒焦了一般黑。不時我們碰到一羣羣遊牧部落的巴旦人(Pathan)，漆黑的頭髮和壯美的黑皮膚。女人們赤足走在黑燙的石頭上。路邊一片地上女人們用手採集着塞克蘇兒(saksau)硝砂)。

當我們快到巴基斯坦邊界時，經過了越來越多的碉堡，這是一種軍事前哨據點，上面有礮眼，全築在山頂上。

越近邊界，墓地越多起來。墓上豎立着埋在地下的槍形黑板。到處可見一種類似墓穴的東西，上面飄蕩着白色小幡。

巴基斯坦邊界處空曠地上墳墓很多，正是一九一九年民族解放戰爭中阿富汗人民同英國人作過酷烈戰鬥的證據。就在庫波爾(Kurpor)山口，武裝貧乏的阿富汗人勝利地抵禦了企圖衝進阿富汗斯坦來奴役他們的英國人。

但英國人以武力未達到的目的，今天美國人却用經濟的壓力做到了驚人的程度。他們控制了阿富汗斯坦的經濟，以低劣的雪佛蘭車子，香烟及低劣的襪衫換到美國去大量的生克力苦(caracul皮)。

我們過了最後一道邊界路標，和靠近邊界的加油站，然後又通過了中立地帶，進入了巴基斯坦。